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全齊文卷十八

烏程嚴可均校輯

虞玩之

玩之字茂瑤會稽餘姚人宋大明中爲東海王參軍烏程令泰始中除晉熙王國郎中令尚書起部郎遷直郎元徽中爲右丞遷安成王車騎錄事轉少府高帝爲驃騎引爲諮議參軍遷驍騎將軍黃門郎領郡中正入齊至永明八年致仕

陳時事表

天府虛散垂三十年江荊諸州稅調本少自頃以來軍募多乏其穀帛所入折供文武豫兗司徐開口待哺西北戎將祼身求衣委輸京都蓋爲寡薄天府所資唯有淮海民荒財單不及曩日而國度引費四倍元嘉二衞臺坊人力五不餘一都水材官朽散十不兩存備豫都庫材竹俱盡東西二堋塼瓦雙匱敕令給賜悉仰交

市尚書省舍日就傾頽第宅府署類多穿毀視不遑救知不暇及尋所入定調用恆不周既無儲蓄理至空盡積弊累耗鍾於今日昔歲奉敕課以揚徐衆逋凡入米穀六十萬斛錢五千餘萬布絹五萬匹雜物在外賴此相贍故得推移即今所懸轉多興用漸廣深懼供奉頓闕軍器輟功將士飢怨百官蕭索署府謝雕麗之器土木停緹紫之容國戚無以贍勳求無以給加恩營所慮不日則歲矣經國遠謀臣所不敢言朝夕祗勤心存於匪懈起伏震遽事屬昌期伏願陛下留須臾之鑒垂永代之計發不世之詔施必行之典則氓祇齊懽高卑同泰宋書後廢帝紀元徽四年五月尚書右丞虞玩之表陳時事帝優詔答之

黃籍革弊表

宋元嘉二十七年八條取人孝建元年書籍衆巧之所始也元嘉中故光祿大夫傅隆年出七十猶手自書籍躬加隱校隆何必有石建之慎高柔之勤蓋以世屬休明服道脩身故耳今陛下日旰

忘食宋明求衣詔逮幽愚謹陳妄說古之共治天下唯良二千石今欲求治取正其在勤明令長凡受籍縣不加檢合但封送州州檢得實方卻歸縣吏貪其賂民肆其姦姦彌深而卻彌多賂愈厚而答愈緩自泰始三年至元徽四年揚州等九郡四號黃籍共卻七萬一千餘戶於今十一年矣而所正者猶未四萬神州奧區尚或如此江湘諸部倍不可念愚謂宜以元嘉二十七年籍為正民惰法既久今建元元年書籍宜更立明科一聽首悔迷而不反依制必戮使官長審自檢校必令明洗然後上州永以為正若有虛昧州縣同咎今戶口多少不減元嘉而板籍頓闕弊亦有以自孝建以來入勳者衆其中操干戈衛社稷者三分殆無一焉勳簿所領而詐注辭籍浮遊世要非官長所拘錄復為不少尋蘇峻平後庾亮就溫嶠求勳簿而嶠不與以為陶侃所上多非實錄尋物之懷私無世不有宋末落紐此巧尤多又將位既衆舉卹為祿實潤

甚微而人領數萬如此二條天下合役之身已據其太半矣又有改注籍狀詐入仕流苦爲人役者今反役人又生不長髮便謂爲道塡街溢巷是處皆然或抱子并居竟不編戶遷徙去來公違士斷屬役無滿流亡不歸寃喪終身疾病長臥法令必行自然競反又四鎭戍將有名寡實隨才部曲無辨勇懦署位借給巫媼比肩彌山滿海皆是私役行貨求位其塗甚易募役卑劇何爲投補坊吏之所以盡百里之所以單也今但使募制明信滿復有期民無遷路則坊可立表而盈矣爲治不患無制患在不行不患不行患在不久南齊書虞玩之傳又見通典三

上表告退

臣聞負重致遠力窮則困竭誠事君智盡必傾理固然也四十仕進七十懸車壯則驅馳老宜休息臣生於晉長於宋老於齊世歷三代朝市再易臣以宋元嘉二十八年爲王府行佐於茲三十年

矣自頃以來衰耗漸篤爲性不懶惰而從忽頓來耳目本聰明而聾憒轉積腳不支身喘不續氣晷刻不推朝晝不保大功兄弟四十有二人通塞壽夭唯臣獨存朝露未光盜據長久且知足不辱臣已足矣稟命飢寒不求富貴銅山由命臣何恨焉久甘之矣直道事人不免縲紲屬遇聖明知其非罪臣之幸厚矣授命於道消之晨效節於百揆之日臣忠之效也廢降於文明之初荷澤於天飛之運臣命之偶也不謀巧宦而位至九卿德慙李陵而忝居門下堯舜無窮臣亦通矣年過六十不爲夭矣榮期之三樂東平之一善臣俱盡之矣經昏踐亂涉艱履危仰聖德以求全憑賢輔以申節未嘗厭屈於勳權長溺於狐鼠臣立身之本於斯不虧在其壯也當官不讓及其衰也豪露靡因伏願慈臨賜臣骸骨非爲希高慕古愛好泉林特以下運孤貧贅禮多闕風樹之感夙自纓心庶天假其辰得二三年陪掃守丘墓以此歸全始終之報遂矣齊南

書虞玩之傳

劉瓛

瓛字子珪小名阿稱沛國相人晉丹楊尹惔六世孫大明中舉秀才除奉朝請不就除邵陵王郡主簿安陸王國常侍安成王撫軍參軍免除車騎參軍南彭城郡丞尚書祠部郎竝不拜齊受禪重拜彭城郡丞除會稽郡丞步兵校尉不拜永明七年卒天監元年詔立碑謚曰貞簡先生有集三十卷

與張融王思遠書

奉教使恭召會當停公事但念生平素抱有乖恩顧吾性拙人間不習仕進昔嘗爲行佐便以不能及公事免黜此皆眷者所共知也量己審分不敢期榮夙嬰貧困加以疏懶衣服容髮有足駭者中以親老供養襃裳徒步脫爾逮今二代一紀先朝使其更自修正勉厲於階級之次見其襤褸或復賜以衣裳袁褚諸公咸加勸

勵終不能自反也二不復爲安可重爲哉昔人有以冠一免不肯加於首每謂此得進止之儀古者以賢制爵或有秩滿而辭老以庸制祿或有身病而求歸者永瞻前良在己何若又上下年尊益不願居官次廢晨昏也先朝爲此曲申從許故得連年不拜榮授而帶帖薄祿既習此歲久又齒長疾侵豈宜攝齊河間之聽廁迹東平之僚本無絕俗之操亦非能偃蹇爲高此又諸賢所當深察者也近奉初教便自希得託迹於客遊之末而固辭榮級其故何耶以古之王侯大人或以此延四方之士甚美者則有輻湊燕路慕君王之義驤鑣魏闕高公子之仁繼有追申白而入楚羨鄒枚而遊梁吾非敢叨夫曩賢庶欲從九九之遺蹤既於聞道集泮不殊而幸無職司拘礙可得奉溫凊展私計志在此爾南齊書劉瓛傳永明初竟陵王子良請爲司徒記室瓛與張融王思遠書

劉璡

璡字子璥瓛弟宋泰豫中為明帝挽郎建平王景素為鎮軍舉秀才歷鎮北主簿法曹參軍邵陵王征虜安南參軍齊受禪為武陵王曄冠軍征虜參軍豫章王大尉掾文惠太子召入侍尋署中兵兼記室參軍大司馬軍事射聲校尉有集三卷

上書理宋建平王景素

臣聞曾子孝於其親而沈乎水介生忠於其主而焚於火何則仁也不必可依信也不必可恃昔者墨翟議雲梯於荆臺之下宋人逐之夷叔為衛軍隱難於晉公子殪之李牧北逝強胡之旗南拒全秦之卒趙王不圖其功賜以利劍陳蕃白首固義忘生事主漢靈不明其忠卒被刑戮彼數子者皆身栖青雲之上而困於泥塵之裏誠以危行不容於衰世孤立聚尤於衆人加讒諂蛆蟲其中謗隙蜂飛而至故也臣聞浸潤之行骨肉離絕疑似一至君臣易心此中山所以歔欷奏樂孟嘗所以慷慨襲頭者也臣每惟故舉

將宋建平王之禍悲徹骨髓氣凝霜霰今璇㝹啟運人神改物生罪尚宥死冤必申臣誠不忍王之負謗而不雪故敢明言其理臣聞孝悌爲志者不以犯上曾子不逆薪而樊知其不爲暴也秦仁獲麑知其可爲傅也臣聞王之事獻太妃也朝夕不違養甘苦不見色帳下進珍饌太妃未食王投箸輟飯太妃起居有不安王傍行蓬髮臣聞求忠臣者於孝子之門安有孝如王而不忠者乎其可明一也當泰始元徽中王公貴人無謁景寧陵者王獨抗情而行不以趣時捨義出鎮入朝必俛拜陵所王尚不弃先君豈背今君乎其可明二也王博聞而容衆與諫而愛士與人言呴呴若有傷聞人之善譽而進之見人之惡掩而誨之李蔚之蓬廬之寒素也王枉駕而訊之何季穆等宣爾王之舊也王提挈以升之王虛已以厚天下之士尚不欲傷一人之心何乃親戚圖相菹膾乎其可明三也臣昔以法曹參軍奉訊於聽朝之末王每斷獄降聲辭

和顏色以待士女之訟時見夏伯以童子縲紲王愴然改貌用不加刑徐州嘗歲饑王散秩粟俸帛以繼民之乏躅理冤疑咸息繇務所在皆有愛於民臣聞善人國之紀也安有仁於民庶而虐其宗國者乎其可明四也王脩身潔行言無近雜内去聲酗之娛外無田弋之好每所臨蒞不加穿築直衛不繁第宅無改荆州高齋刻檻柏構王廢而不處昔朝廷欲賜王東陵甲第又辭而不當兩宮所遺珍玩塵於笥篋無他嬖私不耽内寵姬嬙數人皆詔介所賜王身食不踰一肉器用瓦素時有獻鐵玉器王顧謂何昌寓曰我持此安所用哉乃謝而反之王恭已蹈義若此其可明五也王之在荆州也時獻太妃初薨宋明帝新棄天下京畿諸王又相繼非命王乃徵入爲太常楚下人士並勸勿下王謂爲臣而距先皇之命不忠爲子不奉親之窀穸不孝於是兼西州之壘而俯伏北闕王若志欲倔彊便應高枕江漢何爲屈折而受制於人乎其可

明六也、王名高海內、義重太山、昔幼懷仁、士庶慕德、故從昏者忌明、同枉者毀正、揚弦爲鉤、張一作百、行坐欬唾、皆生風塵、會王季符負罪流蕩、事會讒人之心、權覬相扇、鴟梟奮翼、王雖遜避離凶、而誠分彌款、散情中孚、揮旆滿素、虔玩之銜、使歸旋、世子入質京邑、續解徐州、請身東第、後求會稽、辭附外撫、虔玩服膺、賓爲詮譯、誠心殷勤、備留聖聽、王若僞張跋扈、何事若斯、其可明七也、自是以後、日同殊論、蒼梧之衰德既彰、羣小之慾慝彌廣、下盈其毒、上不可依、時長王並見誅勦、公卿如蹈虎尾、衆人翕翕、莫不注仰於王廟閤、諸人同謀異志、王心不從利、忠不背本、執周天錫而斬之、以距王宜與等、遣司馬孫謙歸款朝廷、王若欲擬非覬、當如此乎、其可明八也、又是年五月以後、道路皆謂阮佃夫等欲潛圖宮禁、因兵北襲、而黃回高道慶等、偶構其事、武人獎亂、更相恐脅、王六月而京師徵賦東、徙將講衆北興、都鄙疑駭、僉言數作、恒祇詛

因民情囂蕩，揚聲北奔，紿辭惑衆，窮亂極禍。會州人自都還，說掖門已閉，殊不知臺中安不。王既素籍異論，謂爲信然，收卒疲弱，志在投散，冰炭在懷，但恐遲後，何圖兵以順出，翻爲逆動乎。夫往來之人，諠譁幻惑，皆出輦轂，非從徐州起也。且臺以六月晦夜，無何呼北兵已至，皆登陴抽刃，而朱方七月朔猶緩帶從容，其晚聞京都變亂，始乃鳩兵繕甲耳，王豈先造禍哉。其可明九也。王聞京室有難，坐不安，食不甘，言及太后，未嘗不交巾掩泣。又臨危之際，撫襟而歎曰，吾恐三才於斯絶矣。茲豈不誠在本朝，以天下爲憂乎。自非深忠遠槩，孰能身滅之不恤，獨眷眷國家安危哉。其可明十也。夫王起兵之日，止在匡救皆難，放殛姦盜，非它故也。請較言之，當時君臣之道，治亂云何。楊運長、阮佃夫爲有辠耶，無辠耶。若其無辠，何故爲戮。若其有辠，討之何辜。王將不知君親之無將乎。顧以救火之家，豈遑先白丈人，非不恭也，徒以遑遽陵喪，智力無所

用之蹉跌傾覆此乃時也豈謂反乎果然今日王亡明日宋亡王何負於社稷何媿於天下哉臣聞武王克商未及下車而封王子之墓漢高定天下過大梁蹤燕代脩信陵之祀存望諸之裔晉世受命亦追王陵之冤而詔其孫為郎夫比干殷辛之罪人也無忌魏之疑臣也樂毅燕之逃將也彥雲齊之賊而晉害也適逢聖明之君革運創制昭功誠蕩嫌怨請議以天下之善也或殊世而相明故四賢咸濟其令問三后馳光於萬葉君子榮其輝小人服其義今陛下尊英雄之高軌振逸世之奇聲何至乃衰世之異議以擁賢人之名哉若王之中外不明終始惛德臣儻方今之人不復為善矣且世之興衰何代無有今齊苗裔萬世之後其能無污降乎苟前良可廢何以勸後之能者伏願上同周漢西晉之如彼下為來者垂範之如此儻能降明詔箋枉道使往王得洗謗議拯冤魂賜以王禮反葬則民之從義猶若回風之卷草也臣聞鶴鳴皐

廷則降陰吐雨騰蛇蛩躍而沈雲鬱冥但傷臣言輕落毛神高聽邈終焉莫省直欲內不負心庶將來知王之意耳。宋書建平王宏傳

劉善明

善明平原人仕宋爲治中從事舉秀才泰始中爲鹽朔長史北海太守除尚書金部郎遷綏遠將軍冀州刺史除屯騎校尉出爲海陵太守還爲後軍將軍直閤元徽中爲輔國將軍西海太守行青冀二州刺史昇明初徵爲冠軍將軍高帝驃騎諮議南東海太守行南徐州事遷散騎常侍領長水校尉黃門郎領後軍將軍太尉右司馬齊受禪爲征虜將軍淮南宣城二郡太守封新淦伯卒贈左將軍豫州刺史諡烈伯有集十卷

上表陳事

周以三聖相資再駕乃就漢值海內無主累敗方登魏挾主行令實踰二紀晉廢立持權遂歷四世景祚攸集如此之難者也陛下

凝睟自天，照湛神樞，背周萬品，道洽無垠，故能高嶠開軒，鯨鯢自竊，垂拱雲帝，九服截髮，雁一戰之勞，無半辰之棘，苞池江海，籠苑嵩岱，神祇樂推，普天歸奉，二三年間，允膺寶命，肯臨皇極，正位宸居，開闢以來，未有若斯之盛者也。夫常勝者無憂，恆成者好怠，故雖休勿休，姬旦作誥，安不忘危，尼父垂範。今皇運革創，萬化始基，乘宋季葉，政多澆苛，億兆倒懸，仰齊蘇振。臣早蒙殊養，志輸肝血，徒有其誠，曾闕埃露，夙宵懃戰，如墜淵谷，不識忌諱，謹陳愚管，皆言芻議，伏待斧鉞。

所陳事凡十一條：其一，以爲天地開創，人神慶仰，宜存問遠方，宣廣慈澤；其二，以爲京師浩大，遠近所歸，宜遣醫藥，問其疾苦，年九十以上及六疾不能自存者，隨宜量賜；其三，以爲宋氏赦令，蒙原者寡，愚謂下赦書，宜令事實相副；其四，以爲匈奴未滅，劉昶猶存，秋風揚塵，容能送死，境上諸城，宜應嚴備，特簡雄略，以待事機，資

寶所須皆宜撤據其五以爲宜除宋氏大明太始以來諸苛政細制以崇簡易其六以爲凡諸土木之費且可權停其七以爲帝子王姬宜崇儉約其八以爲宜詔百官及府州郡縣各貢讜言以弘唐虞之美其九以爲忠貞孝悌宜擢以殊階清儉苦節應授以民政其十以爲革命惟始天地大慶宜時擇才辯北使匈奴其十一以爲交州險夐要荒之表宋末政苛遂至怨叛今大化創始宜懷以恩德未應遠勞將士搖動邊氓且彼土所出唯有珠寶實非聖朝所須之急討伐之事謂宜且停南齊書劉善明傳

遺崔祖思書

昔時之遊于今邈矣或攜手春林或負杖秋澗逐清風於林杪追素月於園垂如何故人徂落殆盡足下方擁旄北服吾剖竹南甸相去千里間以江山人生如寄來會何時嘗覽書史數千年來略在眼中矣歷代參差萬理同異夫龍虎風雲之契亂極必夷之幾

古今豈殊，此實一揆。日者沈攸之擁長蛇於外，桀𢾾復爲異識所推，唯有京鎭創爲聖基，遂乃擢吾爲首佐，授吾以大郡，付吾關中，委吾西任。既不辨有抽劍兩城之用，橫槊搴旗之能，徒以挈瓶小智，名參佐命，常恐朝露一下，深恩不酬，憂深責重，轉不可據。還視生世，倍無次緒，藿羹布被，猶篤鄙好，惡色惰聲，暮齡尤甚，出蕃不與台輔別，入國不與公卿遊，孤立天地之間，無猜無託，唯知奉主以忠，事親以孝，臨民以潔，居家以儉。足下今鳴笳舊鄉，衣繡故國，宋季荼毒之悲，已蒙蘇泰，河朔倒懸之苦，方須救拔。遣遊辯之士，爲鄉導之使，輕裝啟行，經營舊壤，介泗上歸業，稷下還風，君欲誰讓耶。聊送諸心，敬申貧贈。南齊書劉善明傳

荅釋僧巖書

莊篇有弱喪之謬，釋典有窮子之迷，每讀其書，爲之長慨。敬慎髮膚，揚名後史，仰顯既重，俯宏爲大，遠尋聖言，斯教爲最，近取諸身，

貫迷情理、瞿曇見此、亦當莫逆於心、況君辨破秋毫、識洞今古、裂冠不疑、拔本不悟、幽冥相睽、遐邇致驚、昔呂尚抱竿於八十之年、志鈎（索志釣上下有闕文）由時未遇、君沈淪未及、冀能有美若人耳、如其不颺、豈不悲哉、僕忝茲梓藩、庶在明仄、槪貢帝庭、必盡才懿、故欲通所未通、屈所未屈、如來告紛紜、有乖眞唱、苟爲誕說、豈所期邪、昔王脩樵採沂側、耳順始應州命、公孫弘牧豕海上、白首方充鄉舉、終能致位元台、朝天變地、道暢當年、聲覃萬載、君意何如、敬布腹心、想更圖之、劉君白荅、（弘明集十一）

再荅

重獲來儀、始見玄解、故然之悟、可謂相視而笑矣、君識鑒衆流、智該理奧、每撿感應之源、窮尋分合之說、何嘗不句句破的、洞盡義宗、而苟自謙光、乖其側席、仍躡履東、無論敗散、非知之難、行之不易也、夫去國三年、見似家人者喜、作客日久、盜不悲心、今誓捨道

揣而安坐棄覊旅如還家對孔懷之好敦九族之美趙門欣欣爲樂已甚況復文明御運姬召協政思賢讃道日昃忘飧以君之才弘君之德帶玉聲朝拔錦振遼功濟世猷名揚身後與夫兇勦之辱饑絕之苦豈可同年而語哉相與契闊久要頻繚深志若憶展念之賢恐招臧氏不忠之責故力疾題心重敷往白歲云暮矣時不相待君其勉之勿有噬臍之悔劉君白荅十一弘明集

三荅

君談天語地神情如鏡抽毫拂簡智思入淵而幼失理根蹈蹤皓髮借君之才恆用歎息君雖心在雲上而形居坎下既與黃雀爲羣恐沒鸞鷟之美故率弓帛之禮屈應賓主之舉徽牘三枉順札再酬苟自謙沖固辭年耄度君齒德方享元吉未能俯志者正當遊翔擇木待椅桐竹實耳郄命輕召曷足降哉敬揖清風肅從所尚本圖既乖裁還悲惘劉君白荅十一弘明集

呂安國

安國廣陵廣陵人宋大明末爲將領泰始中爲建威將軍封鍾武縣男累遷至寧朔將軍義陽太守改封湘南縣男徙司州刺史領義陽太守遷右軍將軍假輔師將軍元徽中爲晉熙王征虜司馬輔游擊將軍出爲輔師將軍兗州刺史進號冠軍將軍加散騎常侍征虜將軍昇明初爲湘州刺史尋進號前將軍齊受禪轉右衛將軍加給事中改封湘鄉武帝即位授平西將軍司州刺史領義陽太守徙平北將軍南兗州刺史復爲都督湘州刺史徵爲光祿大夫遷都官尚書領太子左率遷領軍將軍又遷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兗州中正卒謚肅侯

請置東平郡啟

北兗州民戴尚伯六十人訴舊壤幽隔飄寓失所今雖創置淮陰而陽平一郡州無實土寄山陽境內竊見司徐青三州悉皆新立

並皆奮郡東平既是望邦衣冠所係希於山陽盱眙二縣閒割小戶置此郡始招集荒落使本壤族姓有所歸依臣尋東平郡既是此州本領臣賤族桑梓願立此邦（南齊書州郡志上永明七年光祿大夫呂安國啟）

裴昭明

昭明河東聞喜人宋南中郎參軍駟子泰始中太學博士元徽中出爲長沙郡丞入齊歷祠部通直郎永明中爲始安內史建武初爲安北長史廣陵太守有集九卷

議皇太子納徵禮

按周禮納徵玄纁束帛儷皮鄭玄注云皮爲庭實鹿皮也晉太子納妃注以虎皮二太元中公主納徵以虎豹皮各一具豈謂婚禮不辨王公之序故取虎豹皮以尊革其事乎虎豹雖文而徵禮所不用熊羆吉祥而婚典所不及珪璋雖美或爲用各異今帝道弘明徽則光闡儲皇聘納宜準經誥凡諸僻謬並合詳裁雖禮代不

同文質或異而鄭爲儒宗既有明說守文淺見蓋有惟疑宋書禮志一明帝泰始五年十一月博士裴昭明議又見南齊書裴昭明傳南史三十三通典五十八

郊殷議

今年七月宜殷祠來年正月宜南郊明堂竝祭而無配南齊書禮志上建元元年七月曹郎中裴昭明儀曹郎中孔逷議

劉祥

祥字顯徵東莞莒人宋吳郡太守式之孫仕宋爲巴陵王征西參軍歷驃騎中軍二府高帝太尉東閤祭酒驃騎主簿齊受禪爲冠軍征虜功曹除正員郎永明初遷長沙王鎮軍諮議參軍歷鄱陽王征虜豫章王大司馬諮議臨川王驃騎從事中郎以連珠忤旨徙廣州卒有集十卷

對獄鞫辭

被問少習狡異長而不悛頃來飲酒無度輕議乘輿歷貶朝望每

昇醞言、無迹尊賤、迂荅奉旨、因出身入官、二十餘年、沈悴草萊、無明天壞、皇運初基。便蒙抽擢祭酒主簿、並皆先朝相府、聖明御寓。榮源彌隆。諮議中郎。一年再遷、廣筵華宴、必參末例。朔半問訊、時奉天暉。因雖頑愚。豈不識恩、有何怨望、敢生譏議、因歷府以來。伏事四王。武陵功曹、凡涉二載。長沙諮議、故經少時、奉隸大司馬並被恩拂、驃騎中郎。親職少日。臨川殿下、不遺嶽蛾。賜參辭華、司徒殿下、文德英明。四海傾屬。因不涯卑遠、隨例問訊。時節拜覲、亦沾眄議。自餘令王末被祇拜、既不經伏節、理無厚薄、敕旨製書、令有疑則啟、因以天日懸遠。未敢塵穢私之疑事。衞將軍臣儉宰輔聖朝、令望當世、因自斷才短、密以諮儉、儉爲折衷、紙迹猶存、未解此理云何、敢爲歷貶朔望、云因輕議乘輿、爲向誰道。若向人道、則應有主甲、豈有事無髣髴、空見羅謗、因性不耐酒、親知所悉、強進一升、便已迷醉、其餘事事自申、南齊書劉祥傳

連珠十五首

蓋聞興教之道。無尙必同。拯俗之方。理貴祛弊。故揖讓之禮。行乎堯舜之朝。干戈之功。盛於殷周之世。清風以長物成春。素霜以凋嚴戒節。

蓋聞鼓鼙懷音。待揚桴以振響。天地涵靈。資昏明以垂位。是以俊乂之臣。借湯武而隆。英達之君。假伊周而治。

蓋聞幾餓在歲。式羨藜藿之飽。重炎灼體。不念狐白之溫。故才以偶時爲劭。道以調俗爲尊。

蓋聞習數之功。假物可尋。探索之明。循時則缺。故班匠日往。繩墨之伎不衰。大道常存。機神之智永絕。

蓋聞理定於心。不期俗賞。情貫於時。無悲世辱。故芬芳各性。不待汨渚之哀。明白爲寶。無假荆南之哭。

蓋聞百仞之臺。不挺陵霜之木。盈尺之泉。時降夜光之寶。故理有

大而乖纖物有微而至道。

蓋聞忠臣赴節不必在朝列士匡時義存則蘇故包胥垂涕不荷肉食之謀王歜投身不主廟堂之算

蓋聞智出乎身理無或困聲繫於物才有必窮故陵波之羽不能淨浪盈岫之木無以輟風

蓋聞良寶遇拙則奇文不顯達士逢讒則英才滅耀故墜葉垂蔭明月爲之隔輝堂宇留光蘭燈有時不照

蓋聞跡慕近方必勢遺於遠大情係驅馳固理忘於肥遁是以臨川之士時結羨網之悲負肆之氓不抱屠龍之歎

蓋聞數之所隔雖近則難情之所符雖遠則易是以陟歎流霜時獲感天之誠泣血從刑而無悟主之智

蓋聞妙盡於識神遠則遺功接於人情微則著故鐘鼓在堂萬夫傾耳大道居身有時不遇

蓋聞列草深岫，不改先冬之悴；植松溯底，無奪後凋之榮。故展禽三黜，而無下愚之譽；千秋一時，而無上智之聲。

蓋聞希世之寶，違時則賤；偉俗之器，無聖必淪。故鳴玉黜於楚岫，章甫窮於越人。

蓋聞聽絕於聰，非疾響所達；神閉於明，非盈光所燭。故破山之雷，不發聾夫之耳；朗夜之輝，不開矇叟之目。南齊書劉祥傳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蘭陽王毓藻校刊

全齊文卷十八終

烏程嚴可均校輯

孔稚珪

稚珪字德璋會稽山陰人宋泰始中爲州主簿舉秀才除安成王車騎法曹參軍轉尚書殿中郎尋爲驃騎高帝記室參軍遷正員郎中書郎入齊爲尚書左丞司徒從事中郎州治中別駕從事史本郡中正轉驍騎將軍復領左丞遷黃門郎轉太子中庶子廷尉轉御史中丞遷驃騎長史輔國將軍建武初遷冠軍將軍平西長史南郡太守徵侍中不行東昏即位爲都官尚書遷太子詹事加散騎常侍永元三年卒贈金紫光祿大夫有集十卷

爲王敬則讓司空表

故李通豪膽以親寵登司王基才勇以鮮華入選先帝擢臣以榮

華陛下伸臣以富貴遂得北帶五州東跨六郡內亞三鼎外齊四嶽蟬佩之暎則左右交暉龜組之華則縱橫吐耀輕輪徐動則劍戟如雲飛蓋暫停則歌鍾成列擬金龍吹鬱其前鳴笳鳳管疊其後鄧禹若不遭漢光則南陽之掾吏微臣若不逢明聖則孤城之戍客豈可加以正台之席登以論道之寄啟黃扉而變五緯躡青雌而調四序 藝文類聚四十七 御覽二百八

讓詹事表

太子霞纛青殿日光春宮駕紫谷之英振洛笙之響自非器上白雲韻同明月何以延芳芝苑插羽瓊篠竇嬰戚貴於西京陸賈風素於東國伊人之美方曰可舉臣亦何斯而敢叅嘗也 藝文類聚四十九

上新定律注表

臣聞匠萬物者以繩墨為正馭大國者以法理為本是以古之聖王臨朝思理遠防邪萌深杜姦漸莫不資法理以成化明刑賞以

樹功者也伏惟陛下躡曆登皇乘圖踐帝天地更築日月再張五禮裂而復縫六樂頹而爰緝乃發德音下明詔降恤刑之文申慎罰之典敕臣與公卿八座共刪注律謹奉聖旨諮審司徒臣子良稟受成規創立條緒使兼監臣宋躬兼平臣王植等抄撰同異定其去取詳議八座裁正大司馬臣嶷其中洪疑大議衆論相背者聖照玄覽斷自天筆始就成立律文二十卷錄敘一卷凡二十一卷今以奏聞請付外施用宣下四海臣又聞老子仲尼曰古之聽獄者求所以生之今之聽獄者求所以殺之與其殺不辜寧失有罪是則斷獄之職自古所難矣今律文雖定必須用之用失其平不異無律律書精細文約例廣疑似相傾故誤相亂一乖其綱枉濫橫起法吏無解既多謬僻監司不習無以相斷則法書徒明於帙裏寃魂猶結於獄中今府州郡縣千有餘獄如令一獄歲枉一人則一年之中枉死千餘人寃毒之死上干和氣聖明所急不可

不防致此之由又非但律吏之咎列邑之宰亦亂其經或以軍勳餘力或以勞吏暮齒䑕情濁氣忍并生靈昏心很態吞剝氓物虐理廢其命曲文被其罪寃積之興復緣斯發獄吏雖良不能爲用使于公哭於邊城孝婦冤於遐外陛下雖欲宥之其已血濺九泉矣尋古之名流多有法學故釋之定國聲光（戴文勃取作著）漢書元常文惠績洪魏闕今之士子莫肯爲業縱有習者世議所輕良由空勤永歲不逢一朝之賞積學當年終爲閭伍所棄將恐此書永墜下走之手矣今若弘其爵賞開其勸慕課業官流班習胄子拔其精究使處內局備其才良以居外仕方岳咸選其能邑長並擢其術則皐繇之謨指掌可致杜鄭之業鬱焉何遠然後姦邪無所逃其刑惡吏不能藏其詐如身手之相驅若弦括之相接矣臣以疏短謬司大理陛下發自聖衷憂矜刑網御延奉訓遠照民瘼臣謹仰廸天官伏奏雲陛所奏請以允省宜寫律上國學置律助教依五經

例國子監生有欲讀者策試上過高第即便擢用使處法職以勸士流（南齊書孔稚珪傳　藝文類聚五十四）

上和虜表

匈奴為患自古而然雖三代智勇兩漢權奇算略之要二塗而已一則鐵馬風馳奮威沙漠二則輕車出使通驛虜庭榷而言之優劣可覩今之議者咸以丈夫之氣恥居物下況我天威寧可先屈吳楚勁猛帶甲百萬截彼鯨鯢何往不碎請和示弱非國計也臣以為戎狄獸性本非人倫鴟鳴狼跳不足喜怒蜂目蠆尾何關美惡唯宜勝之以深權制之以遠筭弘之以大度處之以蟊賊豈足肆天下之忿捐蒼生之命發雷霆之怒爭蟲鳥之氣百戰百勝不足稱雄橫尸千里無益上國而蟻聚蠶攢窮誅不盡馬足毛羣難與競逐漢高橫威海表窘迫長圍孝文國富刑淸事屈陵辱宣帝撫納安靜朔馬不驚光武卑辭厚禮寒山無霧是兩京四主英濟

中區輸寶貨以結和遣宗女以通好長轡遠馭子孫是賴豈不欲
戰惜民命也唯漢武藉五世之資承六合之富驕心奢志大事匈
奴遂連兵構禍轉戰千里長驅瀚海飲馬龍城雖斬獲名王屠走
凶羯而漢之器甲十亡其九故衛霍出關千隊不反貳師入漢百
旅頓降李廣敗於前鋒李陵沒於後陣其餘奔北不可勝數遂使
國儲空懸戶口減半好戰之功其利安在戰不及和相去何若自
西朝不綱東晉遷鼎群胡沸亂羌狄交橫荊棘攢於陵廟豺虎咆
於宮闕山淵反覆黔首塗地逼迫崩騰開闢未有是時得失略不
稍陳近至元嘉多年無事末路不量復挑彊敵遂乃連城覆徙虜
馬飲江青徐州之際草木為人耳建元之初胡塵犯塞永明之始
復結通和十餘年間邊候且息陛下張天造曆駕日登皇聲雷寓
宙勢壓河岳而封豕殘魂未屠劍首長蛇餘喘偷竊外甸烽亭不
靜五載於斯昔歲蟻壞瘻食樊漢今茲蟲穢浸淫未已興師十萬

日費千金，五歲之費，寧可貲計。陛下何惜匹馬之驛，百金之賂，數行之詔，誘此凶頑，使河塞息肩，關境全命，蓄甲養民，以觀彼弊。我策若行，則爲不世之福；若不從命，不過如戰失一隊耳。或云遣使不受，則爲辱命。夫以天下爲量者，不計細恥；以四海爲任者，寧顧小節。一城之沒，尚不足惜；一使不反，曾何取慼。且我以權取貴，得我略行，何嫌其恥。所謂尺蠖之屈，以求伸也。臣不言遣使必得和，自有可和之理；猶如欲戰不必勝，而有可勝之機耳。今宜早發大軍，廣張兵勢，徵犀甲於岷峨，命樓船於浦海，使自青徂豫，候騎星羅，沿江入漢，雲陣萬里，據險要以奪其魂，斷糧道以折其膽，多設疑兵，使精銷而計亂，固列金湯，使神茹而慮屈。然後發衷詔，馳輕驛，辯辭重幣，陳列吉凶。北虜頑而愛奇，貪而好古，畏我之威，喜我之賂，畏威喜賂，願和必矣。陛下用臣之啟，行臣之計，何憂玉門之下，而無款塞之胡哉。彼之言戰既殷勤，臣之言和亦慊懇，伏願察

兩塗之利害檢二事之多少聖照玄省灼然可斷所表謬奏希下之朝省使同博議臣謬荷殊恩忝佐庶氏敢肆瞽直伏奏千里南齊書孔稚珪傳

薦杜京產表

竊見吳郡杜京產潔靜爲心謙虛成性通和發於天挺敏達表於自然學遍玄儒博通史子流連文藝沈吟道奧泰始之朝掛冠辭世遁捨家業隱於太平葺宇窮巖採芝幽澗耦耕自足薪歌有餘確爾不羣淡然寡欲麻衣藿食二十餘載雖古之志士何以加之謂宜釋巾幽谷結組登朝則巖谷含懽薜蘿起忭矣南齊書杜京產傳永明十年孔稚珪及光祿大夫陸澄祠部尚書虞悰太子右率沈約司徒右長史張融表薦京產不報

奏劾王奐

雍州刺史王奐啟錄小府長史劉興祖虛柳與祖扇動山蠻規生逆謀誣言誹謗言辭不遜敕使送興祖下都奐慮所啟欺妄於獄

打殺興祖詐啟稱自經死止今體傷損若嘛打殺聞聽捕興祖門
生劉伉到纂辨問列興祖與負共事不能相和自去年朱公恩個
軍征蠻失利興祖啟閣以啟呈負負因此便相嫉恨若云興祖有
罪便歷事在民間民間恬然推無事迹至十年九月十八日負使
仗身三十人來稱敕錄興祖付獄安定郡蠻先在郡贓私興祖既
知其取與節牒啟負不問興祖後執錄負仍令蠻領仗身於獄守
視興祖未死之前於獄以物畫漆梓子中出密報家道無罪令乞
出都一辨萬無恨又云負駐尉興祖嚴禁信使欲作方便殺以除口
舌又云負意乃可負第三息彪勝負在州凡事是非皆干豫扇構
密除興祖又云興祖家餉饌中下藥食兩口便覺回乞獄子食者
皆大利興祖大叫道饌中有藥近獄之家無人不聞又云負治著
興祖日急判無濟理十一月二十一日負使獄吏來報興祖家道
興祖於獄自經死尸出家人共洗浴之見興祖頸下有傷肩胛烏

戮陰下破碎實非興祖自經死家人及門義共見非是一人重[illegible]檢雍州都留田文喜列與倪符同狀興祖在獄嘷苦望下既蒙降旨欣願始遂豈容於此方復自經敕以十九日至興祖以二十一日死推理檢迹灼然矯假尋敕使送下奐輒拒詔所謫諸條悉出奐意毀故丞相若陳顯達誹訕朝事莫此之深彪私隨父之鎮敢亂王法罪並合窮戮南齊書王奐傳奐爲雍州刺史輒殺寧蠻長史劉興祖上大怒使御史中丞孔稚珪奏其事

奏劾王融

融姿性剛險立身浮競動迹驚群抗言異類近塞外微塵苦求將領遂招納不逞扇誘荒傖狡弄聲勢專行權利反覆脣齒之閒傾動頰舌之內威福自已無所忌憚誹謗朝政歷毀王公謂已才流無所推下事暴遠近使融依源據答南齊書王融傳鬱林深忿疾融即位十餘日收下廷尉獄然後使中丞孔稚珪倚爲奏又見南史二十一

衣下脫春字

謝賜生荔枝啟

綠葉雲舒、朱實星映、離離皆圓、雖雖今擬信西蜀之佳珍、誇東鄙之未識、藝文類聚八十七

答竟陵王啟三首

稚珪啟、民蚤奉明公提拂之仁、深蒙大慈弘引之訓、恩獎所驅、性命必盡、敢瀝肝髓、乞照神襟、民積世門業、依奉李老、以沖盡爲心、以素退成行、迹蹈善萬之淵、神期至順之宅、民仰攀先軌、自絕秋塵、而宗心所向、猶未敢墜、至於大覺明教、般若正源、民生平所崇、初不違背、常推之於至理、理至則歸一、置之於極宗、宗極不容二、自仰稟明公之訓、憑接明公之風、導之以正乘、引之以通戒、使民六滯頓祛、五情方旭、迴心頂禮、合掌順持、民齊敬歸依、蚤自淨信、重律輕條、素已半合、所以未變衣鉢、眷黃老者、實以門業有本、不忍一日頓棄、心世有源、不欲終朝悔遁、既以二道大同、本不敢惜

心迴向寶碩言稱先業直不忍棄門志耳豈不思樂方廣勸志一乘況仰資明公齊禮道德加須恭誦明公清信至制淨住子序萬門朗奧億品宣玄言雖願達心不覺醉更未測明公善誘之妙一至加此博約紛綸精暉照出欲飛尚其不能欲背何以免向而昔而前民固不敢而今而後斯語請事民之愚心正執門範情於釋老非敢異同始私追尋民門昔嘗明一同之義經以此訓張融融乃著通源之論其名少子少子所明會同道佛融之此悟出於民家民家既爾民復何凝始乃邂逅軌迹今輒兼敬以心一不空棄黃老一則歸依正覺不期一朝霍然大悟悟之所導寔自明公不勝踴躍之至謹啟弘明集十一

事以聞復竊研道之異佛止在論極極未盡耳道以論極極在諸天佛乃鄙此不出三界斯則精麤遠近實有懸於大方矣然尋道家此教指設機權其猶仲尼外典極惟天地蓋起百姓所見二儀

而已。教本因心，取舍爲物，用其所見，順而尊之。當其尊也，俱窮妙物。故老子之橐籥，維摩之無我，合從天地，易家有太極，所以因物之崇天，仍崇之以極妙，而至極終有地，固淵於天表。老子亦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已是道在天外，猶不以天爲道也。何異佛家羅漢，亦指極四果，方至勝處，自知有餘地。道之崇天極，猶佛有羅漢果。佛竟不止於羅漢，道亦於天不息。甫信道之所道，定與佛道通源矣。民今心之所歸，輒歸明公所一向。道家戒善，故與佛家同耳。兩同之處，民不苟捨道法；道之所異，輒婉輒入公大乘。請於今日不敢復位異同矣。服膺之至，謹啟下誠。伏願採其末條，亮其始位，追自悔始，自恭自懼。謹啟。弘明集十一

十一月二十九日，州民御史中丞孔稚珪啟。得示具懷，甚有欣然。理本無二，取捨多途，諍論云云，常所慨也。但在始通道則宜然，數而學者則未可。君但廣尋諸經，不患淪滯其迹也。比面別一二。弘明

北山移文

鍾山之英草堂之靈馳煙驛路勒移山庭夫以耿介拔俗之標蕭灑出塵之想度白雪以方絜干青雲而直上吾方知之矣若其亭亭物表皎皎霞外芥千金而不眄屣萬乘其如脫聞鳳吹於洛浦値薪歌於延瀨固亦有焉豈期終始參差蒼黃翻覆淚翟子之悲慟朱公之哭乍迴跡以心染或先貞而後黷何其謬哉嗚呼尙生不存仲氏既往山阿寂寥千載誰賞世有周子儁俗之士既文既博亦玄亦史然而學遁東魯習隱南郭偶吹草堂濫巾北岳誘我松桂欺我雲壑雖假容於江皐乃纓情於好爵其始至也將欲排巢父拉許由傲百氏蔑王侯風情張日霜氣橫秋或歎幽人長往或怨王孫不遊談空空於釋部覈玄玄於道流務光何足比涓子不能儔及其鳴騶入谷鶴書赴隴形馳魄散志變神動爾乃眉軒

席次、袂聳筵上、焚芰製而裂荷衣、抗塵容而走俗狀、風雲悽其帶憤、石泉咽而下愴、望林巒而有失、顧草木而如喪、至其紐金章、綰墨綬、跨屬城之雄、冠百里之首、張英風於海甸、馳妙譽於浙右、道帙長殯、法筵久埋、敲扑諠囂犯其慮、牒訴倥傯裝其懷、琴歌既斷、酒賦無續、常綢繆於結課、每紛綸於折獄、籠張趙於往圖、架卓魯於前籙、希蹤三輔豪、馳聲九州牧、使我高霞孤映、明月獨舉、青松落陰、白雲誰侶、磵石摧絕無與歸、石逕荒涼徒延佇、至於還飆入幕、寫霧出楹、蕙帳空兮夜鵠怨、山人去兮曉猿驚、昔聞投簪逸海岸、今見解蘭縛塵纓、於是南岳獻嘲、北隴騰笑、列壑爭譏、攢峯竦誚、慨遊子之我欺、悲無人以赴弔、故其林慙無盡、磵愧不歇、秋桂遣風、春蘿罷月、騁西山之逸議、馳東臯之素謁、今又促裝下邑、浪拽上京、雖情投於魏闕、或假步於山扃、豈可使芳杜厚顏、薜荔無恥、碧嶺再辱、丹崖重滓、塵遊躅於蕙路、汙淥池以洗耳、宜扃岫幌、

掩雲關。斂輕霧。藏鳴湍。截來轅於谷口。杜妄轡於郊端。於是叢條瞋膽。疊穎怒魄。或飛柯以折輪。乍低枝而掃跡。請迴俗士駕。爲君謝逋客。文選

褚先生古玉碑

夫河洛摛寶。神道之功口傳。口華吐祕。仙靈之跡可觀。蓋事詳於玉牒。理煥於金符。雖冥默難源。顯晦異軌。則心觀古可得而言焉。是以子晉笙歌。馭鳳於天海。王喬雲舉。控鶴於玄都。有冽化蟬蛻。觸影遁形。神翥帝宮。延留劍杖。遊蹤泄而不返。窅玄圃以忘歸。永嘉惡道者。窮地之險也。歙竇道曰。折石橫波。飛浪突雲。奔湍合節。先生攀途躋阻。宿棲涉折。而衝飈夜鼓。山洪暴潑。忽乃崩舟墜壑。一倒千仞。飄地淪高。翻透無底。徒侶判其冰碎。舟子悲其霧散。危魂中夜。赴阻相尋。方見先生恬然安席。銘曰。

關西升妙。洛右飛英。鳳吹金闕。鸞歌玉京。絕封敵片。乃既先生。先

徘徊崇唯神其道泉石依情煙霞入抱祕影寂幽孤栖幽草心圖

上玄志通大造 藝文類聚三十七

玄館碑

夫朋白兔而侶青鳥，啟銀函而講金字者，有道存焉。故能大明玄宗，鬱為物範，則天地而正六合，照日月而導蒼生。神道無門，陰陽不測。是故赤松家石室之下，神農行弟子之敬；廣成在崆峒之上，軒轅稟順風之禮。洛浦笙飛之秀，闕山鸞鳳之英，凡此之儔，希世間出，皆雍容以沐咸池，或蕭灑而開閶闔。藝文類聚七十八

祭外兄張長史文

惟君之德，高明秀挺，浩汗深度，昂藏風韻，學不師古，固心則賓，容踰象齔，糠粃莊惠。吾與夫子，分協芳金，恩風共酒，藉月同琴。藝文類聚三十八

何昌寓

昌寓字儼望廬江灊人宋司空尚之弟子泰始中建安王休仁辟爲揚州主簿遷司徒參軍太傅五官司徒東閤祭酒尚書儀曹郎又爲建平王景素征北南徐府主簿出爲湘東太守尋爲高帝驃騎功曹轉記室遷司徒左西屬齊受禪爲中書郎武帝即位爲王儉衛軍長史竟陵王文學轉揚州別駕遷太子中庶子出爲臨川内史復爲太子中庶子領屯騎校尉遷吏部郎轉侍中臨海王西中郎長史輔國將軍南郡太守行荆州事明帝時入爲侍中領長水校尉轉吏部尚書復爲侍中領驍騎將軍建武四年卒贈太常謚曰簡子

與蕭驃騎啟理建平王景素

伏尋故建平王因心自遠忠孝基性微和之譽早布國言勝素之情夙洽民聽世祖綢繆太宗眷異朝中貴人野外賤士雖聞見有殊誰不悉斯事者元徽之間政關群小構扇異端共令傾覆殷勤

之非古人所憚況荅梧將李能無衒惑一年之中猶者再三有必顛之危無暫立之安行路寒心往來跼蹐而王夷慮坦然委之天命惟謙惟敬專誠奉國閤無執戟之衛門闕衣介之夫此五尺童子所見不假踰曲言也一論疑似身名頓滅冤結淵泉酷貫穹昊時經隆替歲改三元曠蕩之恩亟申被枉之澤末流俱沐溫光獨酸霜露明公鋪天地之施散雲雨之潤物無巨細咸被慶渥若今日不蒙照滌則為萬代冤魂昌寓非敢慕慷慨之士激揚當世實義切於心痛入骨髓瀝腸紓憤仰希神照辯明枉直亮王素行使還名帝籍歸靈舊塋死而不泯豈忘德於黃壚分軀碎首不足上謝南齊書何昌寓傳

與司空褚淵書理建平王景素

天下之可哀者有數而埋冤於黃泉者為甚焉何者百年之壽同於朝露揮忽去留亦足道哉政欲闔棺之日不隕令名竹帛傳芳

烈鏞石紀清英是以昔賢甘心於死所者也若懷忠抱義而負枉冥冥之下時主未之矜鄉相不爲言良史濡翰將被以惡名豈不痛哉豈不痛哉竊尋故建平王地屬親賢德居宗望道心惟沖睿性天峻散情風雲不以塵務嬰矜明發懷古惟以琴書娛志言忠孝行惇慎二公之所深鑒也前者阮楊連黨搆此紛紜雖被明於朝貴愈結怨於羣醜覘察繼蹤疑防重著小人在朝詩史所歎少句清識欽挹王每永言終日氣淚交橫旣推信以期物故日去其備衞朱門蕭條示存典刑而已求解徐州以避北門要任苦乞會稽貪處東甌閑務此竝彰於事迹與公道味相求虛心有素方共經營家國劬勞王室何圖時不我與契闊屯昏忠誠弗亮罹此百殃歲朔亟流已經四載皇命惟新人沾天澤而幽然深酷未蒙照明封殯卑雜窮魂莫寄昭穆不序松栢無行事傷行路痛結幽顯吾等叩心泣血實有望於聖時公以德佐世欲物得其所豈可令

建平王枉直不分，田叔不言梁事，袁絲諫止淮南，以兩國釁慍，尚因帝意，豈非親親之義，蓋從敦厚。而今疑似未辨，爲世大戮，若使王心跡得申，亦示海內理冤枉，明是非，存亡國，繼絕世，周漢之通典，有國之所急也。昔叔向之理，恃祁大夫而獲亮；戾太子之冤，資車丞相而見察。幽冥有知，豈不眷眷於明顧，碎首抽脅，自謂不殞。南齊書何昌寓傳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齊文卷十九終

烏程嚴可均校輯

徐孝嗣

孝嗣字始昌小字遺奴東海郯人宋司空湛之孫襲爵枝江縣公泰始中拜駙馬都尉除著作郎為司空太尉二府參軍安成王文學昇明中遷太祖驃騎從事中郎領南彭城太守隨府轉太尉諮議參軍齊臺建為世子庶子及受禪國除出為晉陵太守還為太子中庶子聞喜公子良征虜長史遷尚書吏部郎太子右衛率轉長史御史中丞出為吳興太守徵五兵尚書遷太子詹事加右軍將軍領太子左衛率轉右僕射隆昌初遷散騎常侍前將軍丹楊尹以廢立功封枝江縣侯轉左僕射明帝即位加侍中中軍大將軍進爵為公轉尚書令領本州中正開府儀同三司加中書監永元初進司空賜死中興初贈太尉諡曰

文忠有集十卷

表立屯田

有國急務兵食是同一夫輟耕於事彌切故井陌疆理長轂盛於周朝屯田廣置勝戈富於漢室降此以還詳略可見但求之自古爲論則除卽以當今宜有要術竊尋緣淮諸鎮皆取給京師費引既殷漕運艱澀聚糧待敵每若不周利害之基莫此爲急臣比訪之故老及經彼宰守淮南舊田觸處極目陂遏不脩咸成茂草平原陸地彌望尤多今邊備既嚴戍卒增衆遠資餽運近廢良疇士多飢色可爲嗟歎愚欲使刺史二千石躬自履行隨地墾闢精尋灌溉之源善商肥确之異州郡縣戍主帥以下悉分番附農今水田雖晚方事菽麥菽麥二種益是北土所宜彼人便之不減粳稻開創之利宜在及時所啟允合請卽使至徐兗司豫及雍荆各當境規度勿有所遺別立主曹專司其事田器耕牛臺詳所給歲

殺言殿最明其賞罰此功克舉庶有弘益若緣邊足食則江南自豐權其所饒略不可計。南齊書徐孝嗣傳

奏劾蕭元蔚等

風聞山東羣盜剽掠列城雖匪日而殄要暨干王略郡縣闕攻守之宜倉府多侵耗之弊舉善懲惡應有攸歸吳郡所領鹽官令蕭元蔚桐廬令王天愍新城令陸赤奮等縣爲首劫破掠並不經格戰委職散走元蔚天愍還臺赤奮不知所在又錢塘令劉彪富陽令何洵乃率領吏民相戰不敵未委歸臺餘建德壽昌在劫斷上流不知被劫掠不吳興所領餘杭縣被劫破令樂琰乃率吏民徑戰不敵委走出郡會稽所領諸暨縣爲劫所破令陵琚之不經格戰委城奔走不知所在案元蔚等妄藉天私作司近服昧斯隱懸職啟虔劉會稽郡丞張思祖謬因承乏總任是尸涓誠勿效終焉無紀平東將軍吳郡太守文季征虜將軍吳興太守西昌侯鸞任

屬闕河戚懷是寄輒下禁止虎琰洵思祖文季視事如故諱等納贖論南齊書徐孝嗣傳

嗣君廟見議

嗣君即位並無廟見之文蕃支纂業乃有虔謁之禮南齊書禮志上永泰元年有司議廢廟見不尚書令徐孝嗣議

冠婚禮議

夫人倫之始莫重冠婚所以尊表成德結歡兩姓年代汙隆古今殊則繁簡之儀因時或異三加廢於士庶六禮限於天朝雖因習未久事難頓改而大典之要深宜損益案士冠禮三加畢乃醴冠者醴則唯一而已故醴辭無二若不醴則每加輒醮以酒故醮辭有三王肅云醮本古其禮重酒用時味其禮輕故也或醴或醮二三之義詳記於經文今皇王冠畢一酌而已即可擬古設醴而猶用醮辭宜爲乖衷尋婚禮實僮以四爵加以合卺既崇尚質之理

又象泮合之義故三飯卒食再酳用卺先儒以禮成好合事終於三然後用卺今儀注先酳卺以再以三有違旨趣又郊特牲曰三王作牢用陶匏言太古之時無共牢之禮三王作之而用太古之器重夫婦之始也今雖以方樏示約而瓣乖昔典又連卺以鏁蓋出近俗復別有牢燭雕費采飾亦虧曩制方今聖政日隆聲教惟穆則古昔以敦風存餼羊以愛禮治蘊之規有切治要嘉禮實重宜備舊章謂自今王侯以下冠畢一酌醴以遵古之義醮即用舊文於事爲允婚亦依古以卺酌終酳之酒並除金銀連鏁自餘雜器悉用埏陶堂人執燭足充燐燎牢燭華侈亦宜停省庶斲雕可期移俗有漸南齊書禮志上永泰元年尚書令徐孝嗣議又見通典五十八

周顒

顒字彥倫汝南安成人晉左光祿大夫顗七世孫仕宋爲海陵國侍郎蕭惠開臨益州以爲厲鋒將軍帶肥鄉成都二縣令隨

府轉輔國參軍主簿。補安成王輔軍參軍。元徽初出爲剡令。還歷邵陵王南中郎參軍。昇明中。轉齊臺殿中郎。高帝受禪。徙長沙王後軍參軍山陰令。還爲文惠太子中軍錄事參軍。隨府轉征北。永明初。爲正員郎。始興王前軍諮議。轉太子僕。兼著作。遷中書郎。轉國子博士。有集十六卷。

言瀕民於聞喜公子良

竊見瀕民之困。困實極矣。役命有常。祇應轉竭。蹙迫驅催。莫安其所。險者或竄避山湖。困者自經溝瀆。爾亦有摧臂斮手。苟自殘落。販傭貼子。權赴急難。每至瀕使發動。遵赴常促。輒有柤杖被錄。稽顙階垂。泣涕告哀。不知所振。下官未嘗不臨食罷筯。當書偃筆。爲之久之。愴不能已。交事不濟。不得不就加捶罰。見此辛酸。時不可過。山陰邦治。事倍餘城。然略聞諸縣。亦處處皆躓。惟上虞以百戶一瀕。大爲優足。過此列城。不無凋罄。宜應有以普救倒懸。設流開

便則轉患爲功，得之何遠。齊書周顒傳：建元初，顒爲山陰令，縣舊訂滂民以供雜使，顒言之於太守聞喜公子良。

駁伏曼容車旂尚色議

三代姓音，古無前記，裁音配尚，起自曼容，則是曼容善識姓聲，不復旁假吹律，何故能識遠代之宮商，而更迷皇朝之律呂，而云當今無知吹律，以定所尚，宜附漢以從闕邪。皇朝今以行運爲所尚，非關不定於音氏，如此，設有善律之知音，不宜遵礬以爲尚。南齊書輿服志

與杜京產書

賢子學業清標，後來之秀，嗟愛之懷，豈知云已。所謂人之英彥，若已有之也。南齊書杜栖傳中書郎周顒與京產書

與何點書勸令菜食 廣弘明集點作胤

丈人之所以未極遐蹈，或在不近全菜邪。脫灑離析之討，鼎俎網

畧之興載策其來實遠誰敢干議觀聖人之設膳羞仍復爲之品節蓋以茹毛飲血與生民共始縱而勿裁將無崖畔善爲士者豈不以恕己爲懷是以各靜封疆罔相陵軼況乃變之大者莫過死生生之所重無踰性命性命之於彼極切滋味之在我可賒而終身朝晡資之以味彼就冤殘莫能自列我業久長吁哉可畏且區區微卵脆薄易矜歎彼弱麑顧步宜愍觀其飲啄飛行人應憐悼況可甘心撲褫加復恣忍吞嚼至乃野牧盛羣閉豢重圈量肉揣毛以俟支剝如土委地僉謂常理可爲愴息事豈一塗若云三世理誣則幸矣良快如使此道果然而受形未息則一往一來一生一死輪迴是常事雖報如家人天如客過客日尠在家日多吾儕信業未足長免則傷心之慘行亦自及丈人於血氣之類雖無身踐至於晨鳧夜鯉不能不取備屠門財貝之經盜手猶爲廉士所棄生性之一啟鸞刀寧復慈心所忍騶虞雖飢非自死之草不食

宋弘明集佛上有者字

聞其風者、豈不使人多愧、衆生之業、此形質以畜肌膚、皆由其積壅癡迷、沈流莫反、報受獄瀾、歷苦酸長、此甘與肥、皆無明之報聚也、何至復引此滋腴、自汙腸胃、丈人得此有素、聊復寸言發起耳

南齊書周顒傳、南史二十、又見廣弘明集三十

答張融書難門律

周剡山茨歸書少子曰、周顒頓首、燈歟來班、承復峻其門、則參子無疑、誠不待獎、敬尋同本、有測高心、雖神道所歸、吾知其主、然自釋之外、儒綱爲弘、過此而能與仲尼相若者、黃老實雄也、其教流漸、非無邪弊、素樸之本、義有可崇、吾取舍舊懷、粗有涇渭、與奪之際、不至朱紫、但蓄積懷抱、未及曆言耳、途軌乖順、不可謬同、異之聞、文宜有歸、辨來旨謂致本則同、佰非吾所謂同、時詠風異、又非吾所謂異也、久欲此中微舉條裁、幸因雅趣、試共極言、且略如左、遲聞深況、

通源曰。道也與佛逗極無二。寂然不動。致本則同。感而遂通。達迹誠異。周之問曰。論云致本則同。請問何義是其所謂本乎。言道家者。豈不以二篇為主。言佛教者。亦應以般若為宗。二篇所貴。義極虛無。般若所觀。照窮法性。虛無法性。其寂雖同。住寂（南齊書顧微傳作位寂）之方。其旨則別。論所謂逗極無二。為逗極於虛無。當無二於法性耶。將二塗之外。更有異本。儻虛無法性。其趣不殊乎。若有異本。思告異本之情。如其不殊。願聞不殊之說。

通源曰。殊時故不同其風。異世故不一其義。吾見道士與道人戰儒墨。道人與道士獄是非。昔有鴻飛天道。積遠難亮。越人以為鳧。楚人以為乙。人自楚越耳。鴻常一鴻乎。夫澄本雖一。吾自俱宗其本。鴻跡既分。吾已翔其所集。周之問曰。論云時殊故不同其風。是佛教之異於道也。世異故不一其義。是道言之乖於佛也。道佛兩殊。非鳧則乙。唯足下所宗之本一物為鴻耳。驅馳佛道。無免二乖。

未知高騖緜何識本輕而宗之其有旨乎若猶取二教以位其本恐戰獄方興未能聽訟也若雖因二教同測教源者則此教之源每沿教而見矣自應鹿巾環杖悠然目擊儒墨誾誾從來何諍苟合源共是分跡雙非則二跡之用宜均去取奚爲翔集所向勤務唯佛專氣抱一無謹於道乎言精旨遠企聞後要

通源曰汝可專遵於佛跡而無侮於道本周之問曰足下專遵佛跡無侮道本吾則心持釋訓業愛儒言未知足下雅意佛儒安在爲當本一末殊爲本末俱異邪旣欲精探彼我方相究涉理類所關不得無請 弘明集六

重答張融書難門律

周顒頓首夫可以運寄懷抱非理何師中外聲訓登塗所奉而使此中介介然去留無薄是則怏怏失路在我奚難足下善欲言之吾亦言之未已也輒復往研遲承來析

通源曰法性雖以即色圖空虛無誠乃有外張義所引苦下之翁且藏即色順其所有不震其情尊其所無漸備其順周之問曰苦下之藏即色信矣斯言也更恐有不及於即色容自託於能藏則能藏者廣或不獨出於厲鄉耳夫有之爲有物知其有無之爲無人識其無老氏之署有題無無出斯域是吾三宗鄙論所謂取舍驅馳未有能越其度者也佛教所以義奪情靈言詭聲律蓋謂即色非有故擅絕於群家耳此塗未明在老何續但紛紛橫沸皆由著有之家因俗茲焉是患既患由有滯而有性未明璿有之家因崇無術有性不明雖則巨蔽然違誰何靜涉累實微是道家之所以有埤弘教前白所謂黃老實雄者也正何舊說皆云老不及聖若如斯論不得影響於釋宗矣吾之位老不至乃然大夫士應世其體無方或爲儒林之宗或爲國師道士斯經教之成說也乃至宰官長者咸託身相何爲老生獨非一跡但未知涉觀淺深品位

一當作一 將爲貲哉 宏明集作將或貲哉

高下耳此皆大明未啟權接二方日月出矣爝火宜廢無餘既訖眾權自寢足下猶欲抗遺燎於日月之下明此火與日月通源既情崇於日月又無侮於火木未知此火本者將爲名乎將爲貲哉名而已耶道本安在若言欲實之日月爲實矣斯則事盡於一佛不知其道也通源之旨源與誰通

通源曰當其神地悠悠精和坐廢登其此地吾不見釋家之與老氏勝其此意吾孰識老氏之與釋家又曰今既靜而兩神神靜而道二吾未之前聞也又曰伯陽專氣致柔停虛任魄魄緒停虛故融然自道也又曰心塵自拂一舉形上周之問曰足下法性雖以即色圖空虛無誠乃有外張義竊謂老釋重出對分區野其所境域無過斯言然則老氏之神地悠悠自然悠悠於有外釋家之精和坐廢每坐廢於色空登老氏之地則老異於釋涉釋氏之意則釋殊於老神既靜而不兩靜既兩而道二足下未之前聞吾聊前聞

塵心二字互倒

怕當作泊

之矣苟然則魄緒停虛是自虛其所謂虛融然自道亦非吾之所聞道若夫塵心自撓一舉形上皆或未涉於大方不敢目通源相和也

通源曰足下欲使伯陽不靜寧可而得乎使靜而不怕道亦於何而不得周之問曰甚如來言吾亦慮其未極也此所謂得在於神靜失在於物虛若謂靜於其靜非曰窮靜魄於其魄不云盡魄吾所許也無所間然

通源曰若卿謂老氏不盡乎無則非想期於得意若卿謂盡無而不盡有得意復爽吾所期周之問曰盡有盡無非極莫備知無知有吾許其道家唯非有非無之一地道言不及耳非有非無三宗所蘊倘勝除慮唯足下其眄之念不使得意之相爽移失於有歸耳

通源曰非歸則乞跡固然矣跡因其然吾不復答又曰吾與老釋

若下脫兩字

相識正如此。正復是目擊道斯存。又曰。得意有本。何至取教。又曰。誠哉有是言。吾所以見道來一於佛。周之問曰。足下之所目擊道存。得意有本。想法性之眞義。是其此地乎。佛教有之。足下所取非所以。何至取矜也。目擊之本。卽在教跡。謂之鼂乙。則其鴻安漸哉。諸法眞性。老無其旨。目擊高情。無存老跡。旨跡兩亡。索宗無所。論所謂無佛於道。本當無佛。於何地哉。若謂探道家之跡。見其來一於佛者。則是眞諦實義。沿文可見矣。將沿於道。章而得之乎。爲沿於德。篇而遇之也。若無所沿。而玄德於方寸者。此自足下懷抱。與老釋而爲三耳。或可獨樹一家。非老情之所敢逆也。

通源曰。虞芮二國之鬬田。非文王所知也。斯自鹿巾之空負頭上。環杖之自誣掌中。吾安能了之哉。周之問曰。足下謂苦下之且藏卽色。則虛空有關矣。足下謂法性目卽色圖空。則法性爲備矣。今有人於此。操環杖而言法。娃鹿巾之士。執虛無而來詣曰。爾不同

闕當作闕

於下闕上脫其字

我吾與爾闕。足下從容倚棘。聽斷於閒曰。皆不可也。謂其鹿巿空負於頭上。環杖自誣於學中。以足下之精明特達。而判訟若斯。良虞芮之所於邑也。

通源曰。吾不翔翮於四果。卿何無疑其集佛。吾翮不翔於五通。而於集道復何嘆。周之問曰。足下不翔翮於四果。猶勤集於佛教。翮不翔於五通。何獨棄於道跡乎。理例不通。方爲彼訴。

通源曰。嘗欲列儒圍道。故先屬垣睒周之問曰。足下通源唯道。源不及儒。吾因疑其闕。是以相訪。但未知融然自道。唯道能融。將道之融。然脩儒可會邪。雖非義本。縱言宜及。想釋本多暇。幸惠餘音。

脩作循

弘明集六

抄成實論序

尋夫數論之爲作也。雖製興於晚集。非出於一音。然其所以開家命部。莫不各有弘統。皆足以該領名教。隆讚方等。契闕斷疏。不可

嘗言至如成實論者總三乘之祕數窮心色之微闡標因位果解惑相馳凡聖心樞罔不畢見乎其中矣又其設書之本位論爲家抑揚含吐咸有憲章則優柔闕探動開獎利自發聚之初首至道聚之本章其中二百二品觸類相綜莫不言出於奧典義溺於邪門故必曠引條綱碎陳規墨料同洗異峻植明塗禆濟之功寔此爲著者也既宣效於正經無染乎異學雖則近派小流實乃有變方教是以今之學衆皆云志存大典而發迹之日無不寄濟此塗乘津驁永本期長路其書言精理贍思味易就頃遂赴路爭流重趼相躡又蓊廣義繁致功難盡故負往不旋終妨正務頃泥恒法華雖或時譏雜糜勝髮頗參餘席至於大品精義師匠蓋疏十住淵弘世學將殄皆由寢處於論家永均於弱喪是使大典榛蕪義種行輟興言悵悼側寐忘安成實既有功於正篆事不可闕學者又遂流於所赴此患宜裁今欲內全成實之功外覼學士之遽故

詮引論未備詳切綴刊文在約際爲九卷删略采要取效本根則方等之助無虧學者之煩半遺得使功歸至典其道彌傳彼若諸經無墜於地矣業在心源庶無裁削之累令典故全豈有妨於好學相得意於道心可不謀而隨喜也 釋藏百一出三藏記集十一

王琰

琰太原人

冥祥記自序

此像常自供養庶必永作津梁俗復其事有感深懷沿此徵觀綴成斯記夫鏡接近情莫踰儀像瑞驗之發多自是興經云鎔鑄圖績類形相者爰能行動及放光明今西域釋迦彌勒二像暉用若眞蓋得相乎今東夏景模神應亟著亦或當年群生因會所感假憑木石目見幽異不必尅由容好而能然也故沈石浮深寔闢閩吳之化塵金燭液用舒彭宋之禍其餘銓示繁方雖難曲辯率其

大抵允歸自從若大經塔顯效旨證亦同事非殊皆故總其末焉

珠林

劉虯

虯字靈預一字德明南陽涅陽人晉豫州刺史喬七世孫宋泰始中爲晉平王驃騎記室除當陽令罷歸齊建元初豫章王闢荆州別駕永明中徵通直郎建武中徵國子博士並不就卒謚曰文範先生有集二十四卷

答竟陵王子良書

虯四節臥疾三時營灌暢餘陰於山澤託暮情於魚鳥寧非唐虞重恩周邵宏施虯進不研機入玄無洙泗稷館之辯退不凝心正覺非冢間樹下之節遠澤既灑仁規先着謹收樵牧之嫌敬加轍軌之義 南齊書劉虯傳

無量義經序

無量義經者。取其無相一法廣生衆教。含義不貲。故曰無量。夫三界羣生。隨業而轉。一極正覺。任機而通。流轉起滅者。必在苦而希樂。此叩聖之感也。順通示現者。亦施悲而用慈。即救世之應也。根異教殊。其階成七。先爲波利等說五戒。所謂人天善根。一也。次爲拘鄰等轉四諦。所謂授聲聞乘。二也。次爲中根演十二因緣。所謂授緣覺乘。三也。次爲上根舉六波羅蜜。所謂授以大乘。四也。衆教宜融。羣疑須導。次說無量義經。既稱得道差品。復云未顯真實。使發求實之冥機。用開一極之由緒。五也。故法華接唱。顯一除三。順彼求實之心。去此施權之名。六也。雖權開而實現。猶掩常住之正義。在雙樹而臨崖。乃易我淨之玄音。七也。過此以往。法門雖多。撮其大歸。數盡於此。亦猶衆聲不出五音之表。百氏並在六家之內。其無量義經。雖法華首載其目。而中夏未覩其說。每臨講肆。未嘗不廢談而歎。想見斯文。忽有武當山比丘慧表。生自羌胄。偽帝姚

略從子國破之日爲晉軍何澹之所得數歲聰黠澹之字曰螟蛉養爲假子俄放出家便勤苦求道南北遊尋不擇夷險以晉是元三年復訪奇披祕遠至嶺南於廣州朝亭寺遇中天竺沙門曇摩伽陀耶舍手能隸書口解齊言欲傳此經未知所授表便慇懃致請心形俱至淹歷旬朔僅得一本仍還嶠北齎入武當以今永明三年九月十八日頂戴出山見校弘通奉覩真文欣敬兼誠詠歌不足手舞莫宣輒虔訪宿解抽刷庸思謹立序注云自極敘應世與俗而差神道救物稱感成異玄圖已東號曰太一闕賓已西字爲正學東國明殊慶於百年西域辯休咎於三世希無之與修空其揆一也有欲於無者既無得無之分施心於空者豈有入空之照而講求釋教者或謂會理可漸或謂入空必頓請試言之以筌幽寄立漸者以萬事之成莫不有漸堅冰基於履霜九成作於累土學人之入空也雖未圓符譬如斬木去寸無寸去尺無尺三空

作一　作周　一當作七

稍登、窳非漸耶、並頓者、以希善之功、莫過觀法性、法性從緣、非有非無、忘慮於非有非無、理照斯二者、乃日解空存心於非有非無境智猶二者、未免於有、有中伏結、非無日損之驗、空上論心、未有入理之效、而言納羅漢於一聽、判無生於終朝、是接誘之言、非稱實之說、妙得非漸、理固必然、既二談分路、兩意爭途、一去一取、莫之或正、尋得旨之匠、起自支安、支公之論無生、以七住為道慧陰足、十住則羣方與能、在迹斯異、語照則一、安公之辯異觀三乘者、始資之日、稍定慧者、終成之實錄、此謂始求可隨根而三、入解則其慧不二、譬喻亦云、大難既夷、乃無有三、險路既息、其化即二、此則名一為三、非有三悟明矣、生公云道品可以泥洹、非羅漢之名、六度可以至佛、非樹王之謂、斬木之喻、木存故尺寸可漸、無生之證、生盡故其照必頓、案三乘名教、皆以生盡照息、去有入空、以此為道、不得取像於形器也、今無量義亦以無相為本、若所證實異、

豈曰無相、若入照必同、盃日有漸、非漸而云漸、窑筌之虛設耳、如

來亦云空拳誑小兒、且此度眾生、微文接麤、漸說或允、忘象得意、

頗義爲長、聊舉大較、談者擇焉。釋皦草九 又跡九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齊文卷二十終